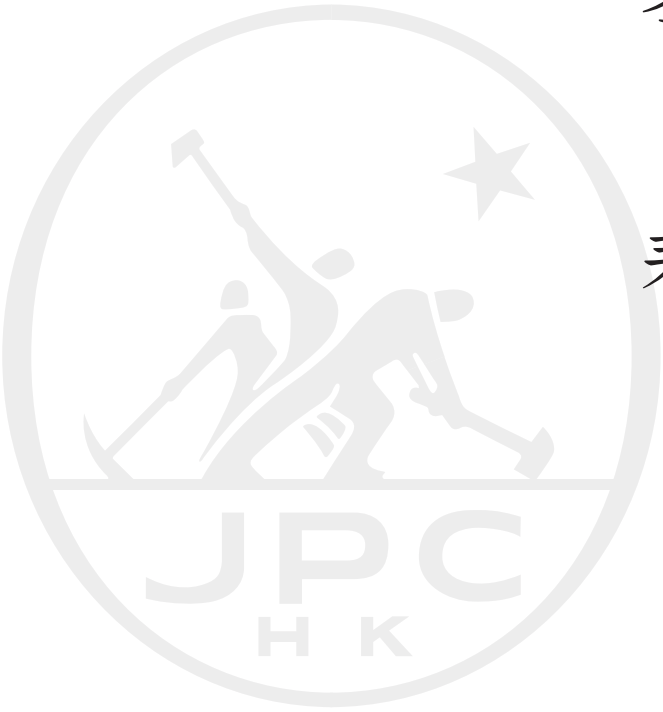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冬——春



1. 落燈

睜開眼，窗外已見青白。看了一眼手機，六點整。四點半時還在床上烙餅，就算五點睡著，也不過是一個鐘頭的覺，還饒進去一個夢。

還是那個夢。

她在說話，卻沒有聲音。眼皮兒撐出了一條細線，看不見裏面的光。嘴巴顫巍巍地張著，唇型微微變動。我貼近她的唇，濃重的陳腐之氣裏夾雜著若有似無的絲絲甜腥，像是正在漚肥的土地，又彷彿是青草正在春天生長。

奶奶，你出聲兒啊！

她卻閉上了嘴，也閉上了眼，胸膛起伏如蒼灰的火焰。我握住她乾樹枝樣的手，等她攢勁兒。起伏漸漸平緩下來，越來越平緩。她似乎要睡著了。這可不行。我晃著她，小心拿捏著分寸，怕把她晃散了。她那麼脆。

終於，她又睜開了眼，也張開了嘴。唇型又開始微微變動。還是沒有聲音，一點兒也沒有。可我確定她說了一句什麼話，對我。明明已經說出了口，卻又被她嚥下。

要是我能變小就好了。那就能鑽進她的嘴裏，跑進她的喉嚨，看她嚥下去的那句話是什麼。這麼想著，果然我就迅速開始變小，越來越小，小到如童話裏的拇指姑娘。然後，我就站在了她的唇邊。唇已經沒有了血色，唇面卻還柔軟著，還有著奇異的彈性，踩在上面能感覺到鮮明的高低起伏，似乎每一步都會摔跤。

我小心翼翼地探著身子，往她的嘴裏張望。

深淵一般的黑暗，深淵一般的溫暖。

要進去嗎？我問著自己，猶疑著。一股大風突然從旁邊吹過來。穩是穩不了了，不是向前就是向後。一瞬間，我向後墜去。

一激靈，醒了。

外面很靜。昨天晚上，象城就已經開始靜。白天時年味兒還在，大街上偶爾還有人拎著花花綠綠的年貨匆忙行走，「恭喜恭喜恭喜你」的歌聲還在路邊店裏喧囂，熟人見面打招呼還說著「不出正月都是年」的話。可一到夜裏，突然就靜了下來。靜把這一切熱鬧利利落落地一收，誰都知道這個年算是過完了。

擱到小時候的福田莊，即使是正月十七，也還是有點兒意思的。因要落花燈，中午要吃落燈麵。夜裏又是老鼠的好日子，「十七十八，耗子成家」，晚飯便要包餃子，奶奶一邊包餃子一邊說這是捏老鼠嘴呢，叫牠們再也不能偷吃糧食亂咬衣裳。吃完了這頓餃子，還要收祖宗軸子。軸子上畫的是深宅大院高堂華屋，兩邊的字我很快就認得了：

先祖創業垂千古
忠孝家風傳萬代

祖宗們住得真有這麼好？

興許吧。要不咋都這麼畫呢？

死了還能過這麼好，那咱都去死唄。

奶奶拿著擀麵杖敲過來，沒敲到，就繼續包餃子。包了一會兒才說：急啥。都有那一天。

肯定是睡不著了。墊高了枕頭半坐著刷微信。朋友圈本就沒多少人，還被我屏蔽了一些，刷了兩下就看到了老原昨晚轉的一則新聞，是予城政府官網公佈的省「美麗村莊」示範村的入選名單，一共六個。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寶水村。

就點了個讚。他立馬私信過來：民宿已基本收拾妥了，去村裏看看？我回：好。他：啥時候？我呆望著天花板，還沒想好怎麼回他，他又跟來了一條：擇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

翻了個身，頓覺頭昏目眩，腰痠背痛。心一橫，答道：中。

2. 失眠症

失眠是個廝纏二十多年的老冤家。父親和奶奶相繼去世後，它就開始如影隨形，結婚生子後方才有些改善。嫁了豫新這個醫生，自然也沒少去醫院，西醫看不出毛病，中醫說是秉性弱，開了一劑又一劑苦湯藥，補來補去，也是時好時壞。到後來喝這些藥也不過是為了附和豫新的執念，已經徹底領略了這個敵兵的強大，早就放棄了根治的念頭，只要能跟它拉開一段相對安全的距離也便知足。然而豫新去世後，它便有恃無恐地再次貼近，且變本加厲。

同是失眠，不同階段的感覺也頗有差異。父親去世時猶如翻江倒海，岩漿湧動。奶奶去世時是凝寒刺骨，似冰河蜿蜒潛行。這回卻恍若靜水深流，荒蕪至不知所終。——怎麼會不知所終，還是知的。所終，也無非就是死。可哪能死呢。還不到死時。哪怕只是為了母親和郝地。我是母親的閨女，郝地是我的閨女，同心同理，上下不捨。必須得睡著，得睡好。

於是強打精神去跑各大醫院的睡眠科，吃各種效力的安眠藥，試用渠道多樣的民間偏方，每週去健身房游泳練瑜伽，每天泡腳，漫無邊際地走一萬米兩萬米直至筋疲力盡，統統收效甚微，微至無效。無力維持原有的工作，便找領導給調了崗，到了錢少人閒半自由的專業學術委員會。裏面全都是已經退二線和預備退二線的老前輩。到了那裏才發現，雖是鬆快了不少，卻也並不怎麼閒。專委會既搭著個骨架子，多少總得煲點兒湯。出差的頻次也並不低，因為老同志們愛往外跑。近年來出國出省的大動靜雖然沒有，往基層地市縣逛逛也算是點兒福利。作為其中最年輕的，只要有這種事，自然就得去負責跑腿。幹活兒不怕，怕的還是睡覺這一關。若是明天出門，我今晚八點就會吞下安眠藥，洗漱完畢，兢兢業業地上床臥著，像母雞孵蛋似的，巴望著能順利地孵出一點兒毛茸茸的睡意。能睡著一會兒算是運氣好，睡不著就是分內。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，通常情況下是整夜難眠。

就熬著。越熬越領教到這是怎樣一種酷刑。漫漫長夜，彷彿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，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。雖睡不著，卻似乎也很忙。一會兒想喝水，一會兒想去衛生間。單這兩件事就能無限循環。怪異的是，越壓抑著不喝水就越渴，越壓抑著不去衛生間就越便意強烈。又如同，越想睡就越是要睜開眼。這雙眼啊，一旦試圖閉上，就好像有誰用指甲尖兒掐著你的眼皮兒在往上拎。而待你睜開，那指甲尖兒又掐著你的眼皮兒在往下摁。就這麼著，拎拎摁摁，摁摁拎拎，就是沒辦法得個安穩。受不了了，就開燈，換個方式熬。看書，從《三字經》看到《世界簡史》。想事情，從記憶裏的第一顆糖想到宇宙裏的黑洞。數綿羊，從個位數到百位千位。也

求救於各路神靈，從阿彌陀佛、至聖先師到無量天尊……或許偶爾被哪位聽見，得了垂憐，便能打上一個盹兒，如同快要撐斷的皮筋兒被鬆弛了一下，自是珍貴。醒來後便再熬，期待著能打下一個盹兒。

漫漫長夜，就這樣被盹兒切割成了一個又一個逗號。打盹兒時也沒閒著，總是在做夢。奶奶，父親，豫新，這些活著再也見不到的人，總是會來到夢裏。親人若要隔世相見，也只有夢。他們在夢中走路，做事，說話，一顰一笑，栩栩如生。常常的，在夢中也知是夢，也知如生不是生，不過既已是夢，如生也好。

3. 糞的氣息

第一次發現在鄉下能睡好，是在去年初夏。去的是豫東的一個縣城，酒店在縣城邊兒上，和一個村莊毗鄰著，雞犬相聞。入住時是半下午，離晚飯時間還早，我便溜出去散步，消耗體力。正值麥收剛過，村裏水泥路本來就不寬，又被晾曬的麥子佔據了一半，只能容農用機動車單行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著，時不時需得踩個一腳半腳在麥子上。陽光溫熱。家家農戶的平房頂上也都曬著麥子，麥香氤氳浮起。樹葉上敷著一層淡淡的灰塵，布穀鳥的叫聲從很遠的地方渺然傳來。有老婦人穿著黃舊的白汗衫坐在門口，懷裏抱著孩子，孩子的涎水順著嘴角淌成晶瑩的一掛。老婦人一邊給孩子打著扇子，一邊點著頭打盹兒。

混合著麥香的還有一種味道，就是臭。這裏的規矩，廁所都在大門口右側，臨著街，許是為了淘糞上田方便。廁所的牆外凹著一

小塊長方形，那就是糞池。有的人家講究些，在糞池上蓋著一塊簡陋的水泥板，有的砌一堵象徵性的矮牆當欄杆，有的只在上面覆一層乾草。也有的已經把糞淘了出來，就攤在那裏，雖然上面或多或少都有些乾草，卻是更臭，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。

可是，多麼奇怪啊，我分明該去遠離，卻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，彷彿那攤糞裏有什麼東西吸引著我。——還是氣味。是臭，很臭，可當你聞得久了，你就會甄別出，它絕不是單一的臭。這臭裏，似乎還有一點兒很淡的酸，一點兒很烈的苦，一點兒很粗的鹹，一點兒很細的辣……是的，我還要說，它還有一點兒香，幽幽的。或許是陽光照著它的緣故，或許是乾草的緣故，這點兒香，幽著幽著就深了，甚或接近於酒意的發酵，讓我有些微醺。

那天晚上，關了空調，錯開一條窗縫，在鄉村的氣息裏，我睡得很好。便不由推測：鄉下或許能治我這失眠？後來又有過幾次，使得推測升級成了定論。可定論又能怎樣呢？也不可能天天去鄉下，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餅，日趨萎靡。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國之後，便破釜沉舟，按照人事政策跟領導提出了病退申請。早退損錢，失眠損命。孰輕孰重，自然分明。辦好了手續，翌日便讓老原給我找合適的村子。

還有比福田莊更合適的村子？多現成。

我笑。沒有比它更不合適的村子了。不過，也不必跟他說那麼多。

福田莊已經快拆沒了。我說。

哦。他恍然大悟狀。問我什麼樣的村子才行。我說，雖然不知道什麼村子行，卻知道什麼村子不行。那種沒有一點兒熱乎氣兒的

荒涼破敗的村子不行，我圖的不是那份安靜。要是真安靜了我還真就傻了眼。已經成了旅遊景點的那些大紅大紫的村子也不行，去那裏做生意的人會紮堆兒，也沒有了原本的鄉村味兒。離城市太遠的也不能去，中老年身體不爭氣，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有病啊痛啊的，需得能及時到條件差不多的醫院去瞧。老原邊聽邊罵我矯情，抽了兩根煙，方才道：要不，去我老家吧。對照起來，你這幾大條，寶水村可巧還都符合。我正尋思著把老宅弄成一個民宿來著。等拾掇好了，你儘管去住，順便幫我照管一下。你需要找個地方睡覺，我需要找個人看店。刷帚疙瘩配馬勺，十冬臘月穿皮襖。豈不是正合適。

認識了二十來年，老原提到寶水村的次數在記憶裏屈指可數，也因此他說在老家做民宿便讓我頗為意外，說，沒想到你對老家還挺有感情的。他嗤笑一聲，你沒想到的事兒多著呢。我說我在這方面沒有任何經驗，還是應該找個專業的人來。我這事兒簡單，在你那裏租間房就是了。老原說，我可沒法子收你的房租。又說，小山村裏幾間房，什麼專業不專業的，殺雞不用宰牛刀，我看你就行。我怎麼就行了？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，你這農村出身可是個大優勢。那些酒店管理專業的人，有幾個懂農村的？在老家開店，不懂點兒農村的事兒，那怎麼好磨纏。我說，這倒是。

那就這麼定了。回咱老家。老原搓了搓手，似乎要大幹一場。

是你老家。我強調。

唉，你這人，有沒有常識？寶水雖是個小山村，可跟你的福田莊一樣，都屬予城市，還都屬懷川縣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咱們是不是一個老家？回寶水是不是回咱老家？

我笑。所謂老家，怎麼說呢，這個圈看怎麼畫。可大可小。在國際層面上，所有中國人都是一個老家。到了國內，老家就縮小至各自省份，同一個省裏的，往下就細化到了市縣鄉鎮，如同剝洋蔥，一圈一圈剝下來，直至到了村，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經末梢，再沒處分岔。而在縣這一級上，我和老原還真是共有著一個老家。

不過，他說他的，我自認定我的。福田莊在縣西南的大平原上，寶水村在縣東北的大山坳裏，隔著足有五六十公里。這段距離完全可以為我建立起一道厚實的心理屏障，讓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，這是他的老家，不是我的。

4. 五行缺水

早上八點，老原接上我，穿過城區，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，十來分鐘後進入象城的繞城高速，向西直行半個小時再轉向北，過了桃花峪黃河大橋便是予城地界。天很藍，橋很長。遠遠望去，黃河在日光下竟是條白河，似乎是非常沉靜地憩息在大地上。灘地裏是綠茵茵的麥田，灘地外也是綠茵茵的麥田，有別於灘地的景象是村莊多了起來。麥田連著村莊，村莊連著麥田，似乎無邊無際。

平時話就不多，此時話更少，印證著老原有些小拘謹。自豫新不在後，和他單獨在一起時，他就是這樣。時不時地，他會咳嗽兩聲。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。我從包裏翻出一貼濕巾遞過去，問啥時候能有客，他方才打開話匣子絮叨，說總得到四月下半程了。又說起年前修房子的事，怎麼設計，怎麼備料，找誰施工，花了多少

錢……早已聽熟了他的語音，因為太熟，便有一種穩踏踏的節奏感。也不知道是因這節奏感還是因昨晚熬得困乏，我越來越昏昏欲睡，終是在不知不覺中打了一個盹兒，便又做了一個夢。

是一條隧道，不寬，也不窄，不高，也不低，只能容我一個人在裏面行走。雖是隧道，卻一點兒也不黑暗。隧道壁很薄，陽光把隧道裏暈染出一種柔和的明黃。道內是一個標準的圓，上下左右哪兒哪兒哪兒都是弧形，還一彈一彈的。我撐開兩手，扶著薄壁，小心翼翼地走著。薄壁也一彈一彈的，清潤潔淨。靠近了去聞，有一絲熟悉的淡甜氣兒。伸出舌頭舔了一下，居然舔出了一個口兒。哎呀，這也太不結實了吧。我透過那個口兒向外瞧，口兒一下子變得大了許多，我便伸出了腦袋——

一片淡黃的森林，每一棵樹都是通體的淡黃色。我突然意識到，原來每一棵樹都是一棵麥子，我正置身於麥秆中。這個顏色的麥秆，是快該收麥子了吧？要是有人來割麥子，把我攔腰割斷，可怎麼好呢？我急起來，想要爬出去，這時候，彷彿有風吹動，麥子森林搖啊，搖啊，我跌倒了。想要站起來，可麥管壁那麼滑，怎麼也使不上勁兒……原來是老原在搖我的胳膊，說快要到了。

我說看來你老家挺對我的症候，在奔向它的路上都能睡上一覺。老原笑。又問他村裏通了自來水沒，他怪道，這還用問。寶水泉眼多，水源情況雖不錯，不過要供農家樂肯定是不够。前兩年鄉裏申請了一筆專款，在村委會後面打了口深井，讓自來水入了家戶。是保質保量的好水，放心用。我說，我一個人能用多少，還不是為了待客。

——還不曾對老原說過，寶水這村名也頗可我心，就是因為

含著水。小時候，奶奶讓人給我算命，說我五行缺水。本來青萍的萍是蘋果的蘋，因了這個才改成了有水的萍。母親為此還和奶奶抗爭了一番，末了卻還是依了。算命這事就是這樣，不算也便罷，一旦算了，多少就會在心裏發點兒芽苗。我呢，也彷彿是認了這命似的，從小愛水。早早就在村北的小河裏學會了游泳，盛夏時就見天泡在水裏，逮魚摸蝦捉泥鰍，不亦樂乎。

那時候的福田莊，也是到處有水的。水源是村西北三里地的一個大泉，名叫靈泉。據說泉眼兒像水缸一樣粗，我去看過多少次，從來沒看見過那個泉眼，只看見周圍用碌碡砌成一個綠幽幽的水潭。奶奶說，若想要看泉眼得天大旱，旱到潭乾了才行。可是潭從來沒有乾過，也就沒有泉眼兒可看。我們就繞來繞去地數碌碡，翻過來掉過去地數，七十二個，沒錯，就是這麼多。

因為泉水豐沛且水質優良，唐朝大中年間的縣令杜其便以靈泉為源頭，開了一條東西方向的河，這條河就是從福田莊正北流過的新河。被修成的新河自靈泉始，向東流經靈泉村、福田莊、楊莊、李萬村、曹村、尚樓、王莊、大堤屯、朱營、葛寺、馬廠……沿途有土橋泉、楝樹泉、小樸泉等泉水補給注入，成了一條越來越像樣的河，長達三十多公里，兩岸田地澆灌，用的都是它。

莊稼喝它的水，跟小孩喝奶似的。奶奶說。

水的存在，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。比如說，水能讓人活，也能讓人死。水能叫東西乾淨，也能叫東西髒。比如說，水能最軟，也能最硬。能最熱，也能最冷。比如說，水能成雲成雨，也能成雪成霜，還能含到土裏成墒。再比如說，人往高處走，水往低處流。你以為水往低處流就賤了？它可厲害著呢，到哪兒降伏哪兒。